

#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情绪传播及其治理：逻辑·效应·进路

杨宏伟<sup>1</sup> 赵文辉<sup>1,2</sup>

(1.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2. 烟台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5)

**[摘要]**网络社交媒体中从个体情绪表达到公共情绪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整个社会的情感氛围、价值导向和心态变化。情绪传播在网络媒介中呈现出感染速度极快、群体情绪极化、主观情绪信息多、话语方式丰富等特点,在时空、情感、治理等维度上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高度的关联与契合,在教育时机、议程设置、环境涵养,以及教育认知、教育引领、社会动员等方面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着重要影响。发挥情绪传播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需要从情绪监测与结构优化、境脉施教与心态治理、叙事创新与意见领袖、情绪素养与情感共同体等方面协同治理。

**[关键词]**情绪传播;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治理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23)7-0023-07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社会的交往方式和传播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复杂的网络传播图景中,情绪传播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情感表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整个社会的情感氛围、价值导向和心态变化。情绪传播在实践中参与构建认知、改变表达方式、影响社会行为、塑造社会文化,具有鲜明的发展性和可塑性。对于网络公共空间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合理运用情绪传播能够有效规避群体极化、舆情危机等风险,进一步实现观念塑造和价值引领。要想充分发挥情绪传播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要求以情绪传播引发的问题为现实依据,探索治理网络公共空间、优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进路。

## 一、情绪传播在网络媒介中的发生机制及表征

情绪传播是“个体或群体的情绪及与其伴随信息的表达、感染和分享的行为,该类传播的内容不仅仅是情绪信息,还包含情绪因素或由情绪因素引发的事实性信息”<sup>[1][2]</sup>。网络中的情绪传播过程及效果并非个体情绪的简单相加,而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动态互动的结果,复杂情绪被分享、模仿、发酵……形成千变万化的公共情绪传播图景。从具体发生顺序来看,情绪传播大致分为情绪唤醒、情绪分享、情绪汇聚和共鸣、情绪沉淀4个阶段:个体由于刺激信息产生某种情绪,将其转化为文字、图片等符号,经过网络传输到达其他众多个体,其他个体情绪被激

杨宏伟: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仪式化传播机制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9BKS208)阶段成果

发、唤醒,产生转发、点赞等分享行为。在网络信息技术加持下,大量相近情绪汇聚,形成不同情绪圈,导致群体极化现象。随后,情绪发生共鸣,激烈情绪由此爆发,甚至引发线下群体行为。最后,随着公众对事件关注度的降低,各种情绪逐渐平息并沉淀,等待新一轮刺激的到来。

相较于日常生活中的情绪发生和分享,网络情绪传播具有以下突出特征:一是从传播效率来看,情绪感染速度极快,容易形成“传染效应”,在很多实证研究验证下,得到“负面情绪会比正面情绪跑得更快更远,其传染性更强”的结论<sup>[2]6</sup>;二是从传播效果来看,情绪传播引发的群体情绪极化现象频发,群体情感动员力度大,同情、愤怒、期待、愉快等情绪都可用来作为公众情感共鸣和动员的有效策略;三是从传播内容来看,主观性情绪信息更多,在“后真相”时代,无论个体还是群体,情绪表达均倾向于情绪多于理性、情感胜于理智、态度重于事实;四是从话语呈现方式看,情绪传播文本丰富,各种表情符号、音视频等都可以传达出生动、多变的情绪信息。

由于网络媒介的虚拟、开放、平等、匿名、互动等特点,网民极易针对某一事件进行激烈讨论,将情绪分享并达成规模化共识。近几年,由于网民情绪化导致言论偏激化、群体极化、泛娱乐化等问题的情绪传播现象激增,曾经轰动全网的“帝吧出征”就是一个网民情绪不断发生、发酵、爆发的典型案例。“帝吧”是爱国主义青年以网络语言、表情包为工具的抒发情感的阵地,作为典型的“习惯于集体愤怒的互联网组织”,“帝吧”多次出征导致的爆吧事件,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在2019年面对“港独”分子的违法行为时,爱国情绪大量聚集,“帝吧”宣布出征外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与西方媒体“交战”,表达爱国热情,维护国家主权。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该群体愿意表达观点,但缺少足够的理性和思考,经常被偏激、夸大的情绪和言论误导。

鉴于此类现象,对于情绪传播的治理及应用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情绪作为个体对客观事物的特殊反映,是一种主观态度和体验,可以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大类。美国心理学家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提出的“积极情绪扩展和建设理论”表明,“积极情绪能促使人的记

忆功能和提取更多的积极材料,使个体在解决问题时更加灵活、完整、有效地进行思考和判断”<sup>[3]811</sup>,也就是说,情绪影响着个体对事物的判断、思考和行为。情绪传播是人对现实生活的反应,各类情绪的传播影响个体从认知到行为的整个实践发展环节,与思想政治教育改变教育对象“知情意信行”的发展规律存在紧密联系,强化情绪引导有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尤其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群体活跃在微博、微信、QQ、BBS、短视频等社交媒体中,由于青年正处于成长关键期,对于错误信息、虚假言论的甄别力不强,很容易被负面情绪激发形成棘手的网络舆情,导致非理性网络群体事件的发生。

## 二、情绪传播影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层逻辑

情绪传播的不同发展阶段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知情意信行”目标达成起着牵引作用,并与为达到教育目的而重点关注的情感渲染、社会动员、信任建立等方面具有内在契合性。情绪传播影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层逻辑具体表现在时空、情感、治理3个维度。

(一)情绪传播契合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时空维度

情绪传播有两种类型:人内传播和人际传播。情绪人内传播是个体面对外界刺激进行生理和心理调适,实现对环境的适应;情绪人际传播是个体通过一定的表达方式将自身情绪传递出去,实现人与人的交流。通过情绪分享与传播,个体在社会环境中实现自洽并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情绪传播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所思所想、所说所做都包含着情绪成分,体现着情绪传播的基本过程。而日常生活相对于社会结构和国家而言是“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sup>[4]249</sup>。因此,情绪传播作为日常生活的具体样态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转型提供时空场域契机。

网络情绪传播是现实情绪在网络时空中的延伸,根据不同情绪传播话题和背景进行教育内容调适,可以适应复杂、流变的日常生活,更好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通过情绪传播的情

感映射建立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的情绪场域,可以生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体验式情绪教育场景,实现教育功能的时空延展,挖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泛在化潜能。情绪传播具有弱信息、强情绪的特点,这是其促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优势,因为,情绪体验往往对个体思想和行为的形成起关键作用。利用情绪传播对网络社交圈子复杂关系的调动,既可以与作为情绪枢纽的网络意见领袖建立联系,通过“层级传播”放大意见领袖情绪,影响其他网民;又可以激发因某种趣缘而聚集在一起的网民群体情绪,通过“平级传播”激发教育对象之间情感互动,解决由于物理时空限制导致的施教难问题。

### (二)情绪传播融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情感维度

“以情感人”“以情育人”是思想政治教育常用的手段,情绪传播促进情感生成及思想内化,是融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情感维度。在“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过程中,知、情、意、信、行这5个方面的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sup>[5]104</sup>,情绪传播以其唤醒、交往、共情等功能存在于知情意信行的各环节之中,实现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教育功能。

情绪传播表现为个体之间互动的情感状态,传播内容不仅是信息本身,更重要的是互动达到的情感和意义共享,即通过唤起和连接参与者情绪,形成特定的情感连带以及与情绪符号相关联的身份认同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仅需要以理论内容的创新和实践过程的渗透促进教育对象对理论的理解接受,更需要积极情感的培育以实现情感认同,促进教育对象在情理共融中认同理论和自觉践行”<sup>[6]149</sup>。因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情绪传播的关注重点在于如何引导群体情绪定向流动,并实现情绪唤醒、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在实践中,可以通过情绪传播对教育对象的情感发展倾向进行把握和锚定,依靠“情绪联结”激发教育对象的情感依赖,使以情感为主导的人文关怀教育超越传统教育范式中以教育者为主导的粗放式灌输,将情绪传播蕴含的教育功效从自发引向自觉,实现以教育对象为中心的情感育人效果。

### (三)情绪传播参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心态治理的治理维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sup>[7]</sup>。心态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心态治理的核心是“人”,重点是培育积极社会心态。情绪传播在动员公众情感、达成情感共识方面具有优势,“情感治理”能够成为积极情感培育、社会心态治理的手段,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助推社会治理提供新的维度。

利用情绪传播推动社会心态治理的科学化,将其建立在互动、连接、多级传播的基础上。在文字或图像符号融合情绪传递的网络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和结构得以创新,一方面,能够形成积极、正向的心态治理实施路径;另一方面,在情绪凝结的驱动下实现文化构建和价值引领。负面情绪传播引发的社会心态治理问题,是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当前,我国处于现代化转型关键期,“新旧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处于冲突之中,产生诸如剥夺感、不公、紧张等负性社会情绪”<sup>[8]66</sup>,必须采取适当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对负性社会情绪进行纠偏。要将情绪传播与社会互构纳入社会治理机制整体视角中,将其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社会心态治理的落脚点,解决情绪传播引发的舆情及综合治理问题,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 三、情绪传播作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效应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教育实践活动,是教育者依据社会发展的要求、受教育者精神世界发展的要求对受教育者思想品德方面的质量的一种期望和规定<sup>[5]62</sup>。情绪传播通过网络媒介贯穿于个体私人领域和群体公共领域,形塑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构与状态。情绪正负向度的差异、强弱程度的不同、发生时序的差别,等等,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都发生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这里,笔者重点从积极和消极两个向度讨论情绪传播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效应。

### (一)积极情绪传播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正面效应

情绪传播伴随某一事件的发展而存在,通过对相关个体、组织、群体、环境等的持续影响,实现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构建。积极情绪传播下形成的良性社会互动关系,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正面效应。

把握情绪传播机理有利于抓住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时机。根据情绪传播的发生顺序,情绪唤醒阶段,个体受到信息刺激,引起认知方面的注意力转向;情绪分享阶段,网民情绪在共鸣的基础上以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将信息扩散出去;情绪汇聚阶段,不同意见交锋,产生多种观点、态度、情绪;情绪共鸣阶段,持相似观点、态度、情绪的群体聚合在一起,形成带有明显情绪倾向的综合意见,产生集体认同感,甚至爆发为舆情事件。“在教育过程中不同的时间节点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所起到的教育效果是千差万别的,因此把握特定的教育时间节点,因时制宜显得尤为重要。”<sup>[9]28</sup>对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情绪传播的不同发展阶段恰恰代表着不同的教育时机,利用大数据的即时监测,分析网民的整体情绪情感属性,根据正面、中性、负面情绪的比例,关注情绪传播走向,因时而异地制定教育内容、目标和宣传策略,能够更合理地引导教育对象的思想行为,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分析情绪传播动机有利于设置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议程。在网络空间,网民数量庞大,情绪传播主体动机复杂,常见动机有宣泄情绪、博得关注、表达诉求、寻求帮助、诠释事件等。不同的情绪状态对整个传播链条与传播环境产生不同的作用,影响传播生态特质。在网络信息技术驱动下,受众圈层化、群体极化现象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困境。不同的情绪传播动机推动形成复杂多样的网络社群,圈层化导致的区隔使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减少,很多青年疏远甚至舍弃官方教育组织搭建的网络教育平台。因此,教育者需要针对不同情绪传播动机进行群体细分,根据不同动机设置教育议程,开展个性化教育,依靠内在需求的满足来结成教育关系、达成教育目标。

净化情绪传播氛围有利于涵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马克思关于人与环境之间关系有个著名论

断,“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sup>[10]134</sup>。网络的开放性拓宽和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时空领域,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但也增加了对教育环境的管理难度。情绪传播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之间具有互动性,在教育对象对情绪的感知和需求更加强烈的背景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被积极情绪所牵引,能够使网络教育环境得以净化。良好的环境有助于教育对象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进一步产生积极情绪。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与积极向上的情绪传播互动中完成目标知识输送,提高教育对象的接受效率。

### (二)消极情绪传播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负面效应

美国传播学者罗杰斯在《赋权与传播:来自社会变革的组织经验》中提出:“赋权来源于群体内部数量繁多的个体之间的相互交流与交往,其本身就是一个传播过程。”<sup>[11]67-85</sup>在网络中,也存在着对个体、群体、组织等不同主体的赋权,被赋权对象积极进行参与式情绪传播,将“情绪能”传播出去。研究发现,“负面情绪更容易激发受众的情绪参与”<sup>[12]16</sup>,消极情绪的传播比积极情绪传播速度更快,传染性更强,产生的消极“情绪能”威力更大,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危害也更严重。

异化具身认知情境,消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功能。具身认知理论认为,“学习需要个体全身心参与,个体的认知是特定情境中的身体与情境互动的结果,其具身经验的生成往往与具体的情境紧密相关”<sup>[12]229</sup>,“特别是在学习抽象概念时或者学生缺乏已有感性经验时,情境的再造与渲染就至为重要”<sup>[13]60</sup>。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具有虚拟属性,技术发展赋予教育情境以强烈真实感,情绪传播使教育对象进入互动性强、境身合一的沉浸式情绪情境当中。情绪对话或者情绪仪式交流使身体与虚拟情绪情境之间进行互动体验,引发参与个体的认知感受,影响其认知内容、过程和结果。

消极情绪传播对具身认知情境的影响:一是被消极情绪异化的情境对于负面情绪的传播起到激发和助推作用,情绪在传播中无序蔓延,形成“泛情绪化”氛围,干扰理性认知和思维的生成。二是不同情绪在发生动因、唤醒与感染条件、发展态势与

传播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引发多样化情绪传播实践的形成,加剧教育环境的复杂性。在网络突发公共事件中,情绪在短期内被快速催生、发酵、传播,形成某种特定情绪氛围,短时期的情绪体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形成相对稳定的认知态度。这无疑挤占了常规教育的作用空间,消解和弱化教育的认知功能,甚至引发系列反向认知情绪。

形成消极情绪文化,影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功能。情绪传播与社会之间的互构是一个长期过程,在与传统社会文化的延异互构中不断进行语言符号、行为习惯、特定仪式等要素融合,固化成为社会情感文化的一部分,并在不断流变中创造出新意义。携带情绪的文字、图像等符号除了作为信息传播介质,也反映着网络场域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倾向,一旦固化便会作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流方向,影响其引领功能的发挥。

消极情绪传播对消极文化的塑造基于两点,一是消极情绪对理性判断的干扰,二是消极情绪对主流文化的遮蔽。在语言符号的快速变异中,网民行为习惯受到消极情绪牵引,形成具有特定消极意义的文化狂欢。尤其在大数据和算法等智能技术加持下,在同质化消极信息群和同类化社交圈内,成员的价值取向不断趋同和固定,圈层内外的价值区隔不断扩大,形成消极文化。对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破圈”,深入了解圈层内部的情绪传播走向,然后是怎样应对“圈内”的分众化群体,最后是如何能够抵御和消解分众化带来的消极情绪文化。

触发消极情感动员,干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动员秩序。个体情绪在经历无数次唤醒、传递、碰撞之后形成公共情绪,其中的情感共鸣使情感动员更容易被触发。情感动员“是指个体或群体通过情感表达,在持续互动中唤醒、激发或者改变对方对事物的认知、态度和评价的过程”<sup>[14]60</sup>。网络中的情感动员依赖的是能够激发个体各种情感的话语传播机制。愤怒、同情、悲伤等情绪容易成为情感动员的触发点,激荡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致力维护的社会动员常态秩序。

网络环境对信息的把关能力弱,某些消极情绪传播易触发群体痛点。一方面,把分散的“围观者”聚集起来成为团结的“参与者”,使愤怒、焦虑、紧

张、悲伤等刺激性情绪被催生为共通的情感化想象,从而产生强大的社会感召力;另一方面,个体被驱使采取非理性行动,线上舆论引发线下行动,实现与现实行为的对接。消极情感动员一旦被触发,如果不能进行及时而有效的疏导,极易造成社会情绪偏向分化,导致阶层对抗,甚至撕裂社会共识。现实中,“社会动员不仅限于人为发动群众、引导社会成员参与重大社会活动,同时也要引导社会成员形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念,触及现代社会变化的深层次文化机理”<sup>[15]46</sup>。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规避情绪传播引发的情感动员风险,必须探索积极情绪传播调动教育对象积极性的新路径。

#### 四、情绪传播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进路

发挥情绪传播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需要从情绪监测与结构优化、境脉施教与心态治理、叙事创新与意见领袖、情绪素养与情感共同体等方面协同治理。

(一)情绪监测与结构优化:提高教育内容针对性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针对性是实现精准育人的前提条件。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使教育者对情绪传播的监测成为可能,因此,要将情绪传播的技术要素融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结构优化过程,提高教育的针对性。

针对情绪数据监测发现的问题,不断调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架构,促进教育内容的充实和教育资源的整合。在诸多网络舆情事件中,通过分析事件相关的热点词云、情感属性、情绪传播指数等具体参数,掌握情绪传播的速度、变化节点、发展趋势。结合官方信息的发布效率、内容和影响,教育者可以根据监测反馈进行教育主题设置,实现教育手段、方法、理念与情绪传播的有机嵌入。

具体来讲,要建立情绪大数据监测系统,构建情绪词典语料库,加强对网络情绪识别方法的研究,充分挖掘技术对于情绪词汇的语义分析优势。近年来,情绪传播的叙事样态和表达方式发生明显变化,一是非语言符号传递和承载的情绪文化越来越流行,“表情包”已经成为社交软件上的一种亚文化。二是网络词汇语义经常发生变异,变

异前后的词义与原义之间的关联性无法准确判断。因此,需要借助人工介入监测方式,对情绪传播的整体情感倾向进行把握,将其纳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关注的问题范围之内。

#### (二)境脉施教与心态治理:提升教育环境清朗度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清朗度是实现深度育人的重要保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要保持立体、动态、多维、健康的清朗空间,实现与教育内容、手段的交互作用。通过社会心态治理,以社会心态教育大环境的清朗度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育人水平。

一方面,通过大数据技术助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境脉施教,打造情绪情感型浸润式学习场域。境脉是指一连串隐在和动态的情境,是立体的、网络的、绵延的、多元化的情境。境脉施教建立在境脉学习理论上,强调教育过程中各要素的场域组合、有序互动及有效对话,“是有主题、含逻辑、延续性、动态化的情境教学”<sup>[16][73]</sup>。情绪传播创造的情绪环境是境脉施教营造情境的有效途径之一,教育者可以利用主流情感文化叙述的故事形态,将其穿插在网络文字和音视频背景中,并在故事中植入能够充分调动积极情绪的感人事件,将情绪情感融入想象空间,唤起共通的记忆,使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教育内容具化为引发个体共鸣的情绪、情感和生活,实现浸润式学习体验。

另一方面,通过社会心态治理,滋养全社会健康心态教育大环境。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良好社会心态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剂,使人们更好适应社会发展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书写提供强大心理支撑。因此,要以情绪传播引发的一系列极端问题为警示,以国民健康心态培育为指引,深入探索社会心态治理的有效途径。将社会心态治理纳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充分认识到社会心态问题的复杂性,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实施抓手,采用线上与线下、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综合教育方式,建构政府、媒体、学校、家庭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力量矩阵,使社会心态朝着健康化方向有序发展,滋养社会健康心态教育大环境。

#### (三)叙事模式创新与意见领袖能力培养:提升教育者教育素养

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养提升是实现科学育人

的有效路径。要强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队伍建设,提升教育者面临负面情绪传播的情感教育素养,通过培训提升教育者的情绪识别和疏导能力,把握教育时机、设置教育议程等能力。要创新情绪传播叙事模式,主动发声成为意见领袖,并擅长培养意见领袖,激发教育者开展情绪传播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积极性,探索科学育人的有效路径。

教育者要根据情绪传播规律创新科学适配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模式。一是要构建积极情绪传播叙事模式,以民族情感和精神旨趣为根基,丰富叙事情节,创新叙事技巧,整合叙事框架,利用乐观、希望、愉悦等积极情绪的传递来获得教育对象的关注、共鸣和互动,使符号叠加情绪传播的叙事模式在教育过程中充分发挥优势。二是要预防和调控消极情绪传播叙事模式,由于消极情绪更容易被关注和传播,因此,适度的悲观、失望、恐惧等负面情绪的暴露亦能起到正面的教育效果。传播学中的“恐惧诉求”理论,就是运用“敲警钟”的方法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和紧张心理,促成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向一定方向发生变化,是一种常见的说服方法<sup>[17][88]</sup>。但要注意把握尺度,避免过度煽情或恐惧,以免增加教育对象的心理负担,导致负面后果。

另外,充分利用网络意见领袖的情绪传播影响力。面对网络突发事件,教育者首先要主动发声,积极承担意见领袖的职责,增强对复杂情绪传播的敏感度和鉴别力,密切关注情绪传播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选择和抓准最佳时机开展教育,主动引领情绪传播向理性、客观方向发展。其次,要建立与其他意见领袖的沟通和联系,培养其利用自身影响力进行正面作为的社会责任意识,助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再次,科学设计有关情绪传播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议程设置方案,既要制定常规教育议程规划,又要包含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议程设置方案。

#### (四)提升情绪素养与打造情感共同体:激发教育对象内驱力

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内驱力的激发是教育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情绪素养包括对自我情绪的认知、调节、表达等能力,是社会心态建设的核心素养,也是个人在精神层面促进全面发展的基本素养

之一。情感共同体是承载着激励社会成员团结一致的精神空间。通过情绪素养提升及情感共同体打造激励教育对象产生自主接受教育、寻求自身全面发展的内驱力,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关键。

对教育对象开展情绪素养教育,作为培养其综合素质的考量因素。一方面,教育者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把情绪素养教育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突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情绪素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另一方面,加强负面情绪的疏导工作,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作用,关注教育对象的情绪情感需求,设置相应的主题教育活动,提升教育对象的情绪管理能力。

借助情绪的信息化表达建立情感共同体,彰显个体与社会互动的文化维度。情感共同体是理性和情感的统一体,也是价值和情感的统一体,是强化群体成员认同感、凝聚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力量。利用情绪传播叙事传递情感、塑造记忆、凝聚共识,推动教育对象的集体情感认同,是打造情感共同体的具体实践方法所在。在强烈的情绪暗示下,使国家和民族成为精神力量的情感主体和血缘纽带,在共通的想象空间中,从世界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弥合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甚至偏见。要创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路和方法,通过触发共通的“情绪点”,凝聚情感力量,打造情感共同体,激发教育对象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驱力。

当情绪传播在万物皆媒、万物互联的场域中书写新的时代故事时,我们必须从生动的传播实践入手,探索情绪传播如何建构人与自身、与他人、与社会的关联。情绪传播是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精神面貌的一面镜子,在把握情绪传播发生机制的基础上,研究其带来的短期或长期效应,对社会心态、情感、价值观的影响,使之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抓手,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解决时代之问的应有之义。教育者应关注教育对象及所处的情绪传播环境,在不断提升自身素养的前提下,创新利用积极的、开放的、共享的情绪体验,激发教育对象学习兴趣和创造能力,通过情绪能量的传递激活社会积极心态的凝聚机制,最终促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有效达成。

#### 参考文献:

- [1] 赵云泽,刘珍.情绪传播:概念、原理及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地位思考[J].编辑之友,2020,(1).
- [2] 张小平,蔡惠福.网络情绪传播的特征、影响及应对策略[J].传媒观察,2021,(2).
- [3] 郭小艳,王振宏.积极情绪的概念、功能与意义[J].心理科学进展,2007,(5).
- [4] 王学俭.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5] 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6] 杨宏伟,蒲文娟.科学灌输: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再探讨[J].学术探索,2022,(8).
- [7]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 [8] 胡江伟.微博公共情绪传播及其管理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
- [9] 孙飞争.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的内涵及表现形式[J].思想教育研究,2019,(2).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1] Everett M. Rogeres and A. Singhal. Empowerment and Communication: Lessons Learned from Organizing for Social Change[J]. Communication Yearbook,2003,(27).
- [12] 屈陆.思想政治教育认知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 [13] 殷明,刘电芝.身心融合学习:具身认知及其教育意蕴[J].课程·教材·教法,2015,(7).
- [14] 白淑英,肖本立.新浪微博中网民的情感动员[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 [15] 王学俭,李迎娣.论现代社会动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诉求[J].思想理论教育,2017,(1).
- [16] 冯刚,陈倩.解构与重构:元宇宙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其应对[J].探索,2022,(3).
- [17]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李基礼]